

#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

13位ISBN编号：9787543447066

10位ISBN编号：7543447061

出版时间：2002-7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作者：[美] 伊丽莎白·毕肖普

页数：279

译者：丁丽英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

#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

## 内容概要

诗集《北与南》（1946）使伊丽莎白·毕肖普一举成名，1949-1950年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诗歌顾问。并和另一部新诗集《一个寒冷的春天》的合为《诗集》（1955），获得普利策奖。诗集《旅行的问题》（1965）与《诗歌全集》（1969）牢固地奠定了她作为杰出诗人的地位。她曾获古根海姆奖，及1970年全美图书奖。另一部诗集《地理学III》（1976）在英国出版。

毕肖普立足于美国诗歌的传统，继狄金森、斯蒂文斯、玛丽·摩尔之后，用同样可靠的技艺，较之同辈诗人包括洛威尔、贝里曼等人更清晰地表达了一种个人化的修辞立场。她的诗富有想像力和音乐伴奏，并借助语言的精确表达和形式的完美，把道德寓意和新思想结合起来，表达了坚持正义的信心和诗人的责任感。

#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

## 作者简介

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 1911-1979）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1934年毕业于瓦萨学院后，在纽约文学圈里的生活为其事业奠定了基础。后与大学同学路易斯·克兰在南方佛罗里达的基维斯特岛，同居了5年。她的一生很多时候都在旅行，游离了美国的文化生活之外。1950年定居巴西。最后返回马萨诸塞州，住在波士顿，任教于哈佛大学。1979年突然去世，享年68岁。

诗集《北与南》（1946）使伊丽莎白·毕肖普一举成名，1949-1950年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诗歌顾问。并和另一部新诗集《一个寒冷的春天》的合为《诗集》（1955），获得普利策奖。诗集《旅行的问题》（1965）与《诗歌全集》（1969）牢固地奠定了她作为杰出诗人的地位。她曾获古根海姆奖，及1970年全美图书奖。另一部诗集《地理学》（1976）在英国出版。

毕肖普立足于美国诗歌的传统，继狄金森、斯蒂文斯、玛丽·摩尔之后，用同样可靠的技艺，较之同辈诗人包括洛威尔、贝里曼等人更清晰地表达了一种个人化的修辞立场。她的诗富有想像力和音乐节奏，并借助语言的精确表达和形式的完美，把道德寓意和新思想结合起来，表达了坚持正义的信心和诗人的责任感。

#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

## 书籍目录

数到一百：论伊丽莎白·毕肖普  
北与南  
地图  
假想的冰山  
卡撒比安卡  
更冷的空气  
在威尔弗里特河中涉水  
铁轨  
沙劳特的绅士  
大幅拙劣的画  
从乡村到城市  
人蛾  
爱情卧床入眠  
早餐的奇迹  
莠草  
异教徒  
纪念碑  
巴黎，早晨七点  
奥尔良码头  
睡在天花板上  
站着睡觉  
冬天的马戏团  
佛罗里达  
杰罗尼摩的房子  
公鸡  
海景  
小习作  
鱼  
夜空  
考切  
有色歌手之歌  
首语重复法  
一个寒冷的春开（1955）  
一个寒冷的春天  
2000多幅插图和一个完美的和谐  
海湾  
一个夏天的梦  
在鱼屋  
布里多尼海峡  
从国会图书馆看国会大厦  
失眠  
浪子  
……  
新诗（1979）  
圣雷姆  
北港  
粉红色的狗

#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

十四行诗  
译后记

##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

### 精彩短评

- 1、翻译是怨念.....
- 2、蔡天新的译文mark，喜欢他译的Letter To N.Y.，但把moral看成了mortal这也太马虎了吧；另外一个译者也不错；这本译得不好
- 3、毕肖普的诗里充满了“眼睛”，它们不安地观察着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尤其是细节。之后它们通过诗人的笔，呈现在白纸上。毕肖普真是平静，连“我爱你”都心平气和地说出来。只是，有时我无法理解她在表达什么。不知是翻译的原因还是其本身的晦涩。
- 4、丁丽英写的比译的好。
- 5、包慧怡翻译的《唯有孤独恒常如新》表现的更好。
- 6、温和的可触摸的幻觉。
- 7、大打折扣之后，毕肖普的伟大仍能够被体会到。期待更好的全译本。
- 8、已经读完三分之二，被粗糙的译文折磨得死去活来，读到犹徐实在忍不住去找了其他版本，豁然开朗，差的译本害人不浅，坐等新书。
- 9、大半夜上网搜个电子版也是脑子有病 还是该滚去买英文版
- 10、又一个有才华的女人
- 11、翻译得没有想象中那么烂
- 12、然而我们宁要冰山而不是轮船。
- 13、硕大且糟糕
- 14、《浪子》《克鲁索在英格兰》《邀请玛丽安摩尔小姐》《不信者》
- 15、给甜甜
- 16、好在哪？
- 17、哎，译文...
- 18、糟糕的译本。
- 19、爱是站在燃烧的甲板上的男孩|到期了。。下次继续= =
- 20、一种精确的观察目光，是对世界的观望态度，似乎不介入，但又满怀深情。
- 21、都说翻译的不咋地，我觉得收获还是很大，诗人的眼光和表现手法不同于以前看过的诗作。
- 22、读不下去.....
- 23、几次尝试阅读，很认真地感受语境，觉得有美妙之处，但翻译真是味同嚼蜡
- 24、后期的还不错。
- 25、有几首诗翻译过来以后特别适合hip hop
- 26、翻译得欲哭无泪=\_=
- 27、不好
- 28、清晰而忧郁，并非敏感、并非节制，只是细碎的闪烁明灭、只是某种缺失的节奏——对词物对位的本真复态以及温婉想象的侧影描绘，这毫无排场的书写、这典雅又亲切的毕肖普
- 29、我贴她的一首上来大家鉴定。
- 30、满足了
- 31、你可以无限的夸赞Bishop的诗，但无法夸赞中译版的翻译。
- 32、“在她的天性中苛刻多于狂热，即使完全向现象敞开，她仍可保持冷静。她的超然是恒久的，但那种逼近事物的专注与准确性结合在一起，如此缜密地加诸事物之上，从而几乎蒸发了她的超然。毕肖普的工作是在认同事物之前如其所是地推敲玩味它们。她从不即可或策略性地美化什么，比之于作一个天才的啦啦队长，她更像一位富于同情心的审判官，但同时她也并非拒绝给予事情公正的颂扬。换言之，她的现实感是扎根于土中而非翱翔于天际。”——西默斯·希尼
- 33、我是看了《Flores Raras》的时候被毕晓普的诗打动，可能那个时候与我的心境比较契合，便一发不可收拾的喜欢上了她。开始了解她的诗，她的生活，但是我发现我最爱的还是电影中那段。
- 34、All the untidy activity continues, awful but cheerful.
- 35、真的不是我的菜。读不进去都，跟老了的空心菜一样无味。
- 36、私人藏书转让。QQ：1554948415
- 37、翻译的太难看，糟蹋了好诗。

##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

38、怎么说呢……就是不对胃口==

39、关于旅行。 connect with 苏珊·桑塔格

《爱情卧入床》《纪念碑》《旅行的问题》《矶鹬》《失眠》《致纽约的信》《礼貌-为1918年的孩子而作》

40、想看原版

41、诗五星，翻译的太随意了

42、为了休斯。

43、现代诗果然不是我的菜。唯一喜欢《失眠》

44、不喜欢这个翻译。。。

45、很久没读过一本迫切想读下去的诗集了。翻译很不错！四部诗集中，三部献给三个不同时期的女朋友，毕肖普真是浪漫的女诗人啊！最喜欢前面两部，灵气四溢，分开来看，是再简单不过的词句，组合在一起却很有意境，让人的想象像黑夜里的翅膀一样飞翔起来。成熟期之后的诗歌越发趋向于技巧性，更多的是叙事诗。毕肖普对自己的诗歌要求严苛，所以传世的不多，也因此，平庸之作很少。《人蛾》《一种技艺》印象深刻。“此刻，傍晚/一枚新月飘来。/山丘变得更为柔和。/显示高高的草丛/那儿每一只牛猛然矮下。”（《一个寒冷的春天》）“它变得小气，暗淡后又灵敏起来，/接着沉默了，那儿也没有一丝风。/那些大树站在当中。/我想树必定在介入，/把音乐抓到它们的叶子里，/好像砂金，直到每一片巨大的叶子枯陷。”（《从国会图书馆看国会大厦》）

46、喜欢。

47、译者吃翔吧~

48、翻译是奇迹般的差劲，有些句子漏掉没有翻译，有些句子顺序不对。可以理解翻译之后就没有诗的说法，但是为何中文的诗意也丝毫不见。只能当作翻译参考来看看，唉，失望之极。

49、译本的质量不如在豆瓣最初遇见的那般美好 仅有的几篇 像睡在天花板上 奥尔良码头是我最喜欢的两篇 希望将来能找到真正展现毕肖普美感的译本。

50、这是我见过的最差的诗歌翻译好吗 丁丽英你是在逗我们嘛 用的是谷歌翻译？感觉每首都得自己重新翻一遍 冲着E.B.原文加颗星……

1、我想我迟早会认识毕晓普。不在蔡天新的游记里，也会在你给我的书信里。我这两天读到了她的《鱼》，奇怪的诗。于是就稍微将“目光在她身上多停留了几秒”。1939年1月14日，毕晓普给玛丽安（Marianne Moore）的信件里，她说她前天抓到一条鹦嘴鱼了，几乎就是个巧合。真是漂亮的鱼，大而野性的眼睛，绿松石色的。这鱼应该就是后来出现在毕晓普《鱼》里那位历经磨难的五星上将鱼先生的原型。毕晓普老给玛丽安写信，事无巨细地写最近干了些什么，比如那天她要把新摘的花放起来，找到个瓶子，惊奇地发现上面有黑斑点。告诉玛丽安说她想看玛丽安的新诗，而她自己的诗，就是这首《鱼》，她担心不够好，寄给玛丽安看看，顺便自己调侃了自己一下，“如果不像Robert Frost，也许就要像海明威了！”她加了个感叹号在这句话的最后，接着又告诉玛丽安，“我把最后一行留成那样了，但是我也不知道...”言语里有着那么多的不确定。玛丽安也给路易丝（Louise Crane）写信，那会儿路易丝应该正和毕晓普保持着暧昧关系。路易丝对毕晓普很有信心，“伊丽莎白在写着些诗：她很努力，她可以写出更多的。”毕晓普一遍遍地读玛丽安给她的回信，关于《鱼》玛丽安读得细致，毕晓普也改得认真，一来一回。《鱼》最后刊登于Partisan Review。诗的一开头，毕晓普在那说：我抓到了一条大鱼，（I caught a tremendous fish）真简单，我如同小时候等待童话故事的结局那般，开始等待这会是怎样的一个关于一条大鱼的美丽故事。或许会给“我”三个愿望去实现，也或许会告诉“我”关于深海底的钩心斗角，兴许这条鱼是深海巫婆变得哩。可在这诗的故事里，“我”就那样抓到那条鱼，把它放在船边上，用钩子固定住他的嘴，“我”用“他”（he）来指代这条鱼，他是条大鱼，至少很重（grunting weight），但却不对“我”做出任何抵抗，似乎是顺从地就呆在那了，“我”得以有机会细细端详这位鱼先生的相貌，褐色皮肤上的皱纹就像是古老的墙纸，如同盛开的玫瑰花，却因为年月侵蚀失去了光辉（line10-15）。身上的圈圈点点（barnacles）让“我”想起菩提花饰，可那却也因为海虱的骚扰枯朽了（line16-19）。在陆地上，他竭力呼吸取得氧气，露出了吓人的腮，此刻他才被捕捉上岸，腮依旧是血液般鲜红新鲜，挂着两三叶海草（line20-24）。“我”的视线投注到他的眼睛里，他的眼睛比“我”大得多，浅而带着黄色，可是两眼布满了划痕，“我”想到那些用旧了的锡纸。透过那双混浊的双眼，鱼先生看到的世界和我应该是不一样的。“我”盯着他瞧，他眼珠微微动了下，不回应“我”对他的注视。（line35-43）可是“我”佩服他，在他的下唇上挂着五根旧鱼线，或者说是四根旧鱼线，再加上一个依旧带着线轴的杆子。“我”可以想见他过往的人生，呃，其实应该说是鱼生。我的视线从鱼先生身上移转开，到船沿上，到水面上，直到“我”看到水面上因为汽油散射阳光形成的彩虹色，彩虹，彩虹，诺亚方舟上曾见到的彩虹。然后“我”就大鱼放走了。到这，让我来哎哟一下，这首诗未免也太华滋华斯了。女诗人的生活多是诡秘神奇的，想起艾美丽迪金森，阴冷屋子里，日光灯的嗡嗡声，还有苍蝇，在光芒和平躺着的我之间不停地吧吱，我无法不面对死亡，因为他可亲地来到我身边了，带着我在骏马上飞驰，仿佛我就是美丽的少女，而死神是位无比英俊的大叔。田野在两边流过，我把金色屋顶留在身后了。毕晓普没有迪金森写得多（能比么能比么能比么——）关于毕晓普的生平，一开口遍会提及她在襁褓中父亲就过世，母亲因为受打击太大，精神突然失常，住进疗养院，毕晓普就只能在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家颠沛流离。可是其它的我知道的真的不多，谁有<http://www.douban.com/subject/2121500/>，借来给我读读？谢谢。I caught a tremendous fish and held him beside the boat half out of water, with my hook fast in a corner of its mouth. He didn't fight. He hadn't fought at all. He hung a grunting weight, battered and venerable and homely. Here and there his brown skin hung in strips like ancient wallpaper, and its pattern of darker brown was like wallpaper: shapes like full-blown roses stained and lost through age. He was speckled with barnacles, fine rosettes of lime, and infested with tiny white sea-lice, and underneath two or three rags of green weed hung down. While his gills were breathing in the terrible oxygen — the frightening gills, fresh and crisp with blood, that can cut so badly — I thought of the coarse white flesh packed in like feathers, the big bones and the little bones, the dramatic reds and blacks of his shiny entrails, and the pink swim-bladder like a big peony. I looked into his eyes which were far larger than mine but shallower, and yellowed, the irises backed and packed with tarnished tinfoil seen through the lenses of old scratched isinglass. They shifted a little, but not to return my stare. — It was more like the tipping of an object toward the light. I admired his sullen face, the mechanism of his jaw, and then I saw that from his lower lip — if you could call it a lip — grim, wet, and weaponlike, hung five old pieces of fish-line, or four and a wire leader with the swivel still attached, with all their five big hooks grown firmly in his mouth. A green line, frayed at the end where he broke it,



two heavier lines, and a fine black thread still crimped from the strain and snap when it broke and he got away. Like medals with their ribbons frayed and wavering, a five-haired beard of wisdom trailing from his aching jaw. I stared and stared and victory filled up the little rented boat, from the pool of bilge where oil had spread a rainbow around the rusted engine to the bailer rusted orange, the sun-cracked thwarts, the oarlocks on their strings, the gunnels — until everything was rainbow, rainbow, rainbow! And I let the fish go.

2、还是喜欢“毕晓普”的译法。因为苏友贞在《禁锢在德黑兰的洛丽塔》里的推荐，开始满世界找寻毕晓普的诗，哪怕只是零星的一两句，也是欢喜的。遇见蔡天新的《南方北方》更是欣喜了好一阵子。可是，他在书后的几首译诗，却让我很难过，总觉得那不是毕晓普，不是。拿到这本书，先是不喜“毕肖普”的译名，或许是苏友贞的译法已经先入为主的缘故吧。迫不及待地翻到《人蛾》那一页，被一些亮丽的语句吸引，心想译者倒并不像传说中那般浅薄，可是，愈往下看便愈不安，那分明是译者自己，毕晓普的诗是节制的。不是对译者的批评，只是，对毕晓普期待的太多，渴望得不知该如何去迎接那些跳转成繁复东方文字的诗句。而此时的我，对毕晓普又有多少了解呢？想来，每个读毕晓普的人，都在塑造着自己心中的毕晓普，这样又何尝不是一种完满。过多的指责和期待都是欠妥的吧。如此这般，明暗交错的，是心情。

3、The End Of March For John Malcolm Brinnin and Bill Read: Duxbury与伊丽莎白·毕肖普同行——之十八：三月末《三月末》——【译】丁丽英It was cold and windy, scarcely the day to take a walk on that long beach Everything was withdrawn as far as possible, indrawn: the tide far out, the ocean shrunken, seabirds in ones or twos. The rackety, icy, offshore wind numbed our faces on one side; disrupted the formation of a lone flight of Canada geese; and blew back the low, inaudible rollers in upright, steely mist. 那是很少有人到海滩作长途散步的寒冷而有风的日子。每件事物都尽可能远地撤离，吸收：潮水退去，大海缩小，海鸟零星。那喧闹、冰冷、离岸的风从一边数出我们的面孔；打破加拿大鹅孤独飞行的队伍；并吹回在垂直、坚硬的雾中低沉、无声的巨浪。The sky was darker than the water --it was the color of mutton-fat jade. Along the wet sand, in rubber boots, we followed a track of big dog-prints (so big they were more like lion-prints). Then we came on lengths and lengths, endless, of wet white string, looping up to the tide-line, down to the water, over and over. Finally, they did end: a thick white snarl, man-size, awash, rising on every wave, a sodden ghost, falling back, sodden, giving up the ghost... A kite string?--But no kite. 天空比海水更深——它是一种羊脂球的颜色。我们穿着橡胶鞋，沿着潮湿沙滩，跟随一串狗的大足印（它们大得更像狮子的脚印）。后来我们遇见潮湿的白线，长而又长，永无止境绕上浪尖，不断重复，下至下面。终于，它们停止：一个漂浮的、巨大的白色厚结，在每个波纹上升起，一个湿透的幽灵，落回，呆滞，放弃了鬼魂……是一条风筝线？——但没有风筝。I wanted to get as far as my proto-dream-house, my crypto-dream-house, that crooked box set up on pilings, shingled green, a sort of artichoke of a house, but greener (boiled with bicarbonate of soda?), protected from spring tides by a palisade of--are they railroad ties? (Many things about this place are dubious.) I'd like to retire there and do nothing, or nothing much, forever, in two bare rooms: look through binoculars, read boring books, old, long, long books, and write down useless notes, talk to myself, and, foggy days, watch the droplets slipping, heavy with light. At night, a grog a l'am é ricaine. I'd blaze it with a kitchen match and lovely diaphanous blue flame would waver, doubled in the window. There must be a stove; there is a chimney, askew, but braced with wires, and electricity, possibly --at least, at the back another wire limply leashes the whole affair to something off behind the dunes. A light to read by--perfect! But--impossible. And that day the wind was much too cold even to get that far, and of course the house was boarded up. 我想到达我的原梦屋那么远的地方，我的原梦屋，那打夯的歪斜的盒子，鹅卵石绿，像一种朝鲜蓟的屋子，但还要绿（拿碳酸盐的苏打煮过？）用栅栏防御春天的潮水——它们是铁轨的领结？（关于这地方的许多事都是可疑的。）我愿意在这儿休息什么事也不做，或者什么也没有，永远，在两间空房间里：双目并视，阅读讨厌的书，陈旧、冗长的大部头书籍，还写下无用的笔记，和自己说话，而且，在浓雾的日子里，观看雨滴滑落，沉重的光线。夜晚，从甜酒到那美式龙虾\*。我将它点燃用一根厨房火柴和玻璃窗上变成双份的、摇摆而透明的可爱的蓝火焰。那儿必定是个炉子；那儿是烟囱，歪斜着，不过有可能戴上铁丝和电线的手镯——至少，在背后另有铁丝轻轻系住整个物体不让什么东西脱落到沙丘后。一种适宜阅读的光线——完美！但——不可能。而且那天风太冷不能去这么远，当然房子也是被木板钉住了。On the way back our faces froze on the other side. The sun came out for just a minute. For just a minute, set in their bezels of sand, the drab, damp, scattered stones were multi-colored, and all those high enough threw out long shadows, individual

shadows, then pulled them in again. They could have been teasing the lion sun, except that now he was behind them --a sun who'd walked the beach the last low tide, making those big, majestic paw-prints, who perhaps had batted a kite out of the sky to play with. Elizabeth Bishop 回来的路上我们的脸一侧被冻僵。太阳只出来片刻。只片刻，把它们的凸棱嵌进沙子，那分散、潮湿、褐色的石头是五颜六色的，这些石头高得足以投下长长的阴影，单独的阴影，后又把它们收紧。它们早已作弄过狮子太阳了，要不是他现在正跟在后面——一个会在退潮的沙滩上漫步的太阳，他留下了这些高贵、巨大的爪印，他可能把一只风筝打到天外去闹着玩。

4、丁丽英据说是个好诗人，虽然没怎么仔细研读过她的诗。但她有很显赫的桂冠，还会写小说，是很久以前看过了，上海文学上她在小说里仔细描摹了一辆自行车和一个深居简出的女青年的关系。不是太懂。因为看了毕肖普的一则访谈录，便遍寻国内她的译本。在万圣书店的角落里发现了这本黄皮版本，河北教育出版社，我曾经最欣赏的评论家李向阳（？）曾经在此出版社出过评论集啊。翻看前言，《从一数到百》，娓娓道来的诗人童年纪事以及诗之内核形成，鱼鳞上的乔治王，仿佛停了无数天使的大帽檐，矶鹬寻找的庞大清晰的世界，亲切的语感，自然的语序，虽是一篇评论文章，行文和散见期间的诗篇相得益彰，透着浓厚的审美意趣。毫不犹豫地买下来了，第一次在万圣买不打折的书。没有翻丁丽英的译诗——诗人译诗，应该惺惺相惜。可仔细翻看后大失所望。是码字工人排错了版，还是诗人以为分行翻译就能翻出诗意？翻译强调信达雅，达和雅考的就是翻译语言的驾驭能力。丁丽英可能在借助各种字典的情况下翻出了信（这点我无从评判，没有读英文原诗，英文水平也有限），但就达、雅而言，差距太多，不知所谓的分行，让人享受不到诗句分节的自然，字词生硬，不符合中文习惯，可惜了前言！无意立矛攻之，仅就两段译文比较高下：盯着脚趾间沙子的空间在那里（细节并非渺小）大西洋的细流 飞快地流逝 当它奔跑 它盯着缓缓流动的沙子里 世界隐在雾中。因而它 渺小，巨大而清晰。浪涛 高低起伏。它不能预知 喙喙趋向何方 全神贯注地 它寻找着寻找着寻找着可怜的鸟！满怀困惑黑色、白色、灰色、成百万的沙子和石英、紫晶与玫瑰石混和——而不是看着它们之间的沙地， 那里（太小看不清楚）大西洋阴沟

正快速地后退又下降此处省略（实在不忍卒读）世界是一场雾 那海浪更高或更低他的喙被聚了焦（？怎么聚焦法） 继续省略， 这是毕肖普的名作《矶鹬》前者是前言作者的翻译，后者是丁丽英的翻译。矶鹬历来被评家看作是作者自喻，于细微处看到宏大的精神，在细节中寻找诗的真谛，认真执拗。可看看丁丽英译成了什么样？语言不符合习惯，语词不能表达诗人本意。类似章节很多，不再一一列举，只恨前言译者何不翻译更多！丁丽英在后记中感谢了黄灿然，不知黄灿然有没有审核诗稿？这本书中的丁丽英像是协调性很差的人，想着英文的中文意思，又忘了中文内在的勾连逻辑，最后连语句通顺都顾不上。英文功力不够，再好的诗人也不会好的翻译家。一直以来没有看过比梁实秋翻译得更好的狄金森的一句诗：金色烈焰，紫色熄灭惊心动魄。虽然梁实秋一直是平和的性格，但深厚的英文功底，积淀的中文功力，不愧为狄金森诗作的最好译者。但愿能看到更好的诗人译作。

5、忍不住写些评论。很多人批评这个译本，我是很多年前看的这本书，后来才在豆瓣上看了蔡天新的翻译。但我仍非常感激这个译本，因为它使我第一次认识毕肖普，也第一次爱上毕肖普。毫无疑问，丁英丽诗的翻译有些问题，有时我怀疑她是否英文有问题，还不单是转译成诗。但另一方面，读诗的时候，我常常并非一个字一个字读，而是一行扫过去，如果那些意象如草中的雾气，即使有很多杂草，但青青雾气仍能蔓延出来，浸润心底，于是，这本诗集就是可读的了。而另外一些翻译，则是象吃了一嘴沙子，无法容忍，完全看不出原诗的水平。我以为丁英丽的译本是前者，因为她让我一下子就爱上了毕肖普，即使读那些翻译的有问题的诗句，也让我心如猫抓，因为看到点点金砂在碎石中闪耀，而这金砂是从未见过的珍宝。毕肖普有一种难得的节制感。很多诗人，即使是一些大诗人，有时也不免滥情，对诗句缺乏雕琢。虽然赞美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的诗，但好诗需要节制，因此才有韵味。节制并非除去情感，有些诗人因为情感枯竭，所以走向玄思，于是变得枯燥，而毕肖普不是，她的情感，奇妙的现代感和想象力在节制下变得扣人心弦，充满张力。虽然毕肖普的童年很不幸，但她把伤心用节制的语言收纳好，非常让我心动和神往。毕肖普的世界是清晰的，精微的，机智的，充满趣味的。有时，她象一个旁观者，象看着矶鹬的那个人，从远处审视着这个世界。有时，她又那么有趣，那种机智戏谑让你会想去接近这个女人，在她说俏皮话的时候，能够跟上她的速度，跟着她大笑。爱一个人的作品的时候，会爱上那个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毕肖普是我爱的女人之一。

#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

## 章节试读

### 1、《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的笔记-诗节选

“进入那个倒转的世界，  
那里左永远是右，  
那里阴影是真正的实体，  
那里我们整夜醒着，  
那里天空是浅湿的犹如大海。  
现在又变深了，  
而且你爱着我。”  
——节选自《失眠》

“然而我想知道，  
你在做什么，  
要到哪里去。”  
——节选自《致纽约的信》

“当汽车驶过，  
弄了我们一脸灰，  
可我们仍旧扯开大嗓门，  
高声喊道“日安！日安！天气真好！””  
——节选自《礼貌-为1918年的孩子而作》

冷静、审慎、而非狂热

### 2、《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的笔记-第269页

一条牛站在船上，相当平静，  
摆渡时反刍着食物，  
斜侧，晃荡，运到某处去交配。  
难道我们不是如此？

### 3、《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的笔记-数到一百

异常神秘地，贫穷的格莱小姐——我知道她很穷——给了我一枚五分硬币。她欠身将它丢进那件她亲手缝制的红白相间的裙子的口袋里。那是一枚小巧的、亮晶晶的硬币，乔治王的胡须像一小朵银色的火焰跳跃在上面。因为它们看起来像是鲱鱼或鲑鱼的鳞片，所以这种五分硬币被人称作“鱼鳞”。传说人们会在鱼肚子里发现他们的戒指，或是找回他们丢失已久的折刀。但如果你在刮洗一尾鲑鱼时发现每片鱼鳞上都有一小幅乔治王的头像，那将会怎样呢？  
为了更安全起见，在回家路上我将这枚硬币放在嘴里，而后竟吞下了它。据我所知，数月之后它还呆在我身体里，并将它珍贵的金属转化成我蓬勃生长的头发和牙齿。——引自毕肖普自传小说《在乡村》

### 4、《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的笔记-第53页

Florida

##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

...Job's Tear 职业的眼泪??!!

网上说约伯之泪指的是薏苡，种子就是薏仁。不知道是否准确。

#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